四庫全書

子部

八面鋒卷五

宋 陳傅良 撰

用人之法當察其内

陛辭 朝見 審察

人之言曰物至而後鑑得用其明事至而後君子得用其情若弗接乎吾前則泯然矣能耶否耶吾且不得而見而況能察歟是說然矣然人才之能否未易察也退

然如不勝衣而能以晉國霸令將求之以壯勇則失之矣年老短小而能使盜賊解散令將求之以奇偉則失之矣應對鄙拙而能反風滅火令將求之以文辯則失之矣是夫人之才實者不易察如此也齒若編貝目如垂珠而持論不根則容貌不足以取人矣丰姿詳雅神精明秀而悞天下之蒼生則丰采不足以取人矣踔厲風發常屈挫人而謟事羣小則議論不足以取人矣是夫人之虛偽者不易察也如此人主於此將孰從而察

之歟聞之曰人才之在天下當索之於內不當求之於外當攷之以實不當信之以文夫詐而似智佞而似忠遲鈍而得深謀鄙薄而能立事人主鮮有不惑於此夫惟索其內而窺之即其實而觀之心鑑內明天機洞照於一見之頃而得之於耳目之外則是非能否瞭然不能欺矣昔漢武帝知人善任使其於一世之人才亦嘗致其察矣獨惜其舍內而徇外遺實而取文夫是以所用者皆非真材實能衛霍之容甚武也則用之張周桑

孔之狀甚鋭而巧也則用之公孫鄒枚儒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則又用之至於汲黯之質直令日詆其戇明日誚其無學又明日怒其妄發從之内史遷之淮陽當是之時苟非震整而翹秀便捷而奮發帝皆有所不快焉然愈多而愈不濟一用之則一窮嘗讀吾丘壽王傳觀其書責之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前之時是不察其内而徒信於其

外則稱意於前而不稱意於後失人而然也厥後宣帝綜核名實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以然其懲武帝之弊而得之歟是故人主之觀人要當以武帝為戒以宣帝為法

纜下嚴則人不敢盡

苟且　怠惰　緘默　阿諛

君臣之間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

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絶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静之似於因循也忠直者疑於訕上也慮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牵於意忌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為之以自速於禍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

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為之也嗚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閑暇而能有所建立葢昔者堯之咨四岳曰孰能治是水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四岳曰舜可鯀方命圮族雖堯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觀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與人此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之匹夫上于天子之

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當言也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遽為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禀之舜乃擅退兵而不疑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乃逗留君命古之君臣其相體悉也如此一德一心相與忘機於形骸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三代以還上忌其下下疑其上

為天子大臣而瑟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係其足左顧右盼惟恐人主之議其後吾觀漢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責臣下自李蔡嚴青翟趙周數相駢死牢户石慶雖僅以謹諭亦數被譴公孫賀至於涕泣不敢受命當時視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蹈不測之淵也至於宣帝其忌刻又過之趙葢韓楊之倫以微罪誅其它自全惟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謹而已高才之立其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

事宣帝不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為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位萌驂乘之禍其鑒未遠也况青精兵百萬抗威沙漠安世身統禁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側視貌親而心難之者使其招士進賢以收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故其天子之大臣當使之施為措注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間間有所斡旋提挈以讋服天下之情當使開胷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自免於吏議可也令之大臣坐於廟堂何其

凜凜如燕之巢於幕也平日所論薦者才氣雄偉足以任重致遠者何人也議論俊拔足以為安而慮盡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剸煩而解紛者何人也大抵阿諛緘默苟且怠慢如立仗馬如轅下駒耳此無他禁人已甚則人始逃嫌而避禍也心知其利而不能以盡為明見其害而不能以盡去拱手帖耳以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尺寸違之則事未及為而以失律報罷矣為今之計莫若以堯舜為法以漢武宣之事為戒公卿侍從之間

畧其小失而責以大綱使之稍稍然釋去肩背之芒刺從容胖肆措意於法令之外而後苟且怠惰阿諛緘黙有所不禁而自風休雪釋也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存紀綱　養士氣　制私情　聽直言

人主之有為於天下其心未嘗不欲朝廷之尊而紀綱之肅也而人主之所為則每有以自隳其尊而壊其所謂肅然者以其道不足以制欲故也葢朝廷紀綱之所

係莫大於法而所以守是法而無所撓屈者莫重於人臣然臣守之於下而君每抑之於上欲心一動勃欝熾烈惟恐夫人執法以沮吾之意而不得以快其所欲不知夫稱快於一時者乃所以自壊其維持天下之具愚論者撓法以從君於昬忠義之士氣沮勢奪則慨然引去卒至於剥落解散不可收拾而危亡不旋踵而至葢小有所伸則大有所屈勢之必然而理之固然也古之賢君氣聽命於心情受制於禮蓄威屈勢使守職不為

所奪得以自伸凡法之所在雖卑且賤不敢震之以威從其所重夫是以朝廷尊而主威為之振紀綱立而姦邪為之寢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細柳之師親屈帝尊而勞之閫軍中不馳之令則按轡徐行盜環犯蹕之罪赫然發怒欲誅之聞張廷尉不奉詔之言則樂受而無難色鄧通之貴幸其寵之非不至也一戲於殿上則丞相申屠嘉檄名欲斬之夫以天子之尊而屈一弄臣則孰敢誰何者而嘉持法名之不疑帝亦遣之不吝

必俟其巳困辱然後徐遣使持節以謝丞相而名之太子君之貳梁王太后之愛子其勢非不尊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張釋之追止而劾奏之夫以父子兄弟之親而少差以禮亦未嘗為甚過者而釋之持法劾之不恕帝亦受之不卻必免冠謝太后以教太子不謹然後太后承教而赦之夫漢廷諸公之所為自敵巳以下受之而不能堪而文帝斂威抑氣使將軍得以行其令使丞相得以舉其禮使廷尉得以執其法不牽於愛不

役於情伸臣下之所為以肅朝廷之紀綱當是時上而宰相下而百司內而朝廷外而軍旅法之所在凜若秋霜隱若雷霆窺伺之心息陵犯之風消非有孝武之光烈宣帝總核信必之政使然也葢惟禮義以養其心和平以收其氣抑情以執法屈巳以伸臣下而巳若漢景帝則不然溺於久安偃然有自用之心凡文帝之所為優容奬借不敢挫折其臣下以自壊者景帝一切反之非有功不侯此高帝之法也而王信奈何欲侯之封同

姓以填天下此高帝之法也而鼂錯奈何欲紛更之故周亞夫執舊約以爭外戚之封申屠嘉因奏廟堧以欲誅紛更之臣此二者固宏綱大法之所在神器宗廟之所頼以維持全安於無窮者而景帝皆挫抑不用一餓死一歐血死王信果侯鼂錯果用則景帝一時豈不進退如意而甚快也哉然亞夫死而王信侯則毀高帝之典刑而啟封拜外戚之端申屠死而鼂錯用則紛更高帝之法而啟吳楚七國之禍愚故曰小有所伸則大有

所屈者此之謂也夫立法以維持天下其大者猶宮室之上棟梁垣其小者葢瓦級磚非甚狂惑孰肯自隳其垣棟而自揭其菅籍哉惟其情欲之來志氣不能以自禁隨動而流隨觸而勃遂至於潰裂四出甚壞而不可救故夫至公無私我以存天下之法忍常情所不能忍於幾微眇忽之中而遏其横流不可救之禍自非以氣御志以道勝情之君疇克爾哉武帝天漢中胡建得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約走卒

誅之竟斬御史然後奏聞武帝報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建何疑焉

易成之效亦易以敗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為亦莫大於可為而不慮其所終不計其所成簡畧而始之利未見而害隨踵矣天下之事非簡略之所能久也以簡略而成必以簡畧而敗古之聖人創制立法為萬世帝王程式必周詳而不敢輕謹密而不敢忽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夫終

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夫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夫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飾文之紀綱委曲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令而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持久故其欲成也止於足以成欲得也止於足以得欲合也止於足以合其始不詳其終不勝其弊嗚呼有以文武周公之所以造周者告之乎三代令主維持天下之具莫詳於周

吾嘗求其制度規摹矣凡紀之書歌於詩纎悉曲具列之於周禮所謂禮樂之本教化之端桑農之政任用之機以至刑禁之條目財貨之源流班班可考者皆其維持天下之具也夫文武周公豈不能畧為之法簡為之制優游容與於闉端創始之初而乃汲汲若是耶天下之勢其成之也有基其立之也有本惟其栽培封殖之既固則枝葉未易以委枯惟其疏濬隄防之盡力則流派未易以潰裂萬世子孫有所憑藉扶持而不至於陵

遲大壞者皆出於此若夫漢高帝之寬仁足以掃秦之禁網信義足以勝楚之威力其資美矣獨於萬世子孫之計有愧於三代是豈非苟為之心入之而闓端之初遂至於簡且畧耶禮由天作樂以地制先王以是而窮一性之源本陶萬彙之中和又豈可輕為而輕視帝乃甘於亡秦卑陋之習俛首於叔孫緜蕞之儀至有度吾能行之語吁貶道從巳一至於此稽之王制寧有不愧惟高帝創法立制之原每每如此是以繼世之君如文

帝之賢宜可與語王道也然聞釋之之奏乃甘心於秦漢之卑論觀賈生之策而未遑於禮樂之大典如宣帝之賢宜可與語王道也然有漢家之制而安於雜霸不法先王之統而敢於持刑豈非高帝之規摹不遠簡畧苟成而有以啟文宣之弊歟

昔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頗釆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張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罪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文帝稱善

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也嘗苦其難信然其器終身而不隳鄰之陶者直纔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隨傾之不能終以歲月是孰爲之取舍哉

八面鋒卷五

八面鋒卷六

宋　陳傅良　撰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可以知人之用心恩之已甚者未必非以殺之而忍於抑其所愛者未必非以全之也苟不於其終焉而觀之則恩者人以為真恩忍者人以為真忍葢至於此則是非之在天下始為之失其實矣

嬰兒之甚其飽貴人之極其寵而嬰兒之病貴人之禍則生於飽之寵之之日也嚴師之笞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則在於笞楚呵叱之時也孰謂人君之於天下恩可遽指以為恩威可遽指以為威哉昔者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一日有疑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則文帝疑若少恩矣孰知文帝之少恩乃所以抑去其驕蹇之意而務以全其宗也宣帝之於霍氏厚之以權不約之以禮使其不肖之子姪且假之以當路之

權柄則宣帝之於霍光其厚之亦至矣不知夫厚之者乃所以速其逆節之露也人主之恩威未定大率類此

管仲侈湰　田氏儉約　鄭莊公叔段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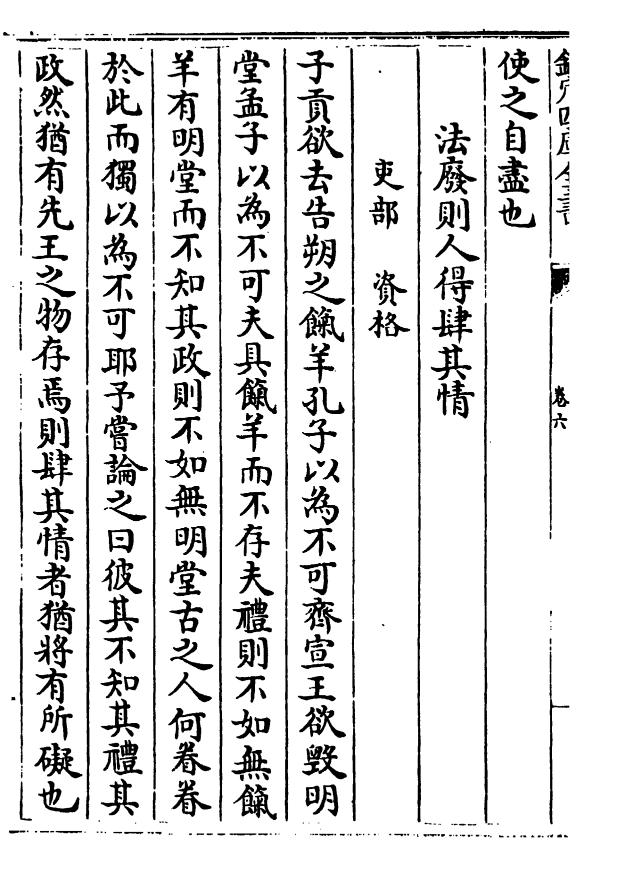
曹參飲醇酒事　陳平從吕后王諸吕

議論不一理未嘗異

至真無二至公不殊言語議論不一而方之於笑哭則天下無異聲貴賤賢愚有異而較之於生死則天下無殊塗理之在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彼謂夫議論之間未

嘗紛亂而不可誣是以聖人在上衆正路開人人得以自盡不有得於此則有得於彼其初雜然而不可聽然其論利害也詳言是非也明吾惟審擇而謹取之耳又何病夫議論之不一也世之談者類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言之多徒以敗事也外廷百口徒亂人意言之多徒以惑人也不知夫所以惑所以敗者不在於言之之多而在於擇之之不審使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在上於衆言不一之中必有卓然不惑之見其言愈多其理

愈明其見愈審又豈至於多而惑惑而敗也哉聞仁宗
朝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韓魏公琦富鄭公弼歐陽
公脩余靖蔡襄之徒相繼在列每朝廷有大事議論紛
然累日而不決司馬君實與范景仁號為至相得者鍾
律一事亦論難數日而不厭夫其所謂累日而不決數
日而不厭者當時亦曷嘗病其惑人而敗事也哉以至
一之理而為是不一之議論言者不止而聽者不厭則
亦以吾胷中自有卓然之見而夫人之所欲言不得不



使之自盡也

法廢則人得肆其情

吏部　資格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以為不可夫具餼羊而不存夫禮則不如無餼羊有明堂而不知其政則不如無明堂古之人何眷眷於此而獨以為不可耶予嘗論之曰彼其不知其禮其政然猶有先王之物存焉則肆其情者猶將有所礙也

苟取餼羊而去之取明堂而毁之其所以礙人之情者既不復存則蕩然無所限制縱意肆欲將何所顧忌耶令夫法之設以迹絶私也事私行於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故聖人設法以為寓公之具寓公者有具則庚公者有形矣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書之籍夫何雖而為此直惡夫行私之有形耳後之君子不知夫法可以礙行私者之情以為任法不若任人於是取天下之法而罷之為用刑之説則曰無為刑辟議事以制可也

為用人之說則曰毋拘定制見賢而用可也夫使朝廷常清明大官常得人則法之所在循之可也立之亦可也不幸而有縱情以行私者出焉前無所顧後無所忌喜怒予奪惟我所欲則典刑之壞必於是焉始矣蓋昔者裴光庭之設循資格而張九齡極論其弊及其為相一切罷之其意蓋以奬拔人才激厲士氣且使不得執法以儌其上而權之出於朝廷也吁孰知是法之廢而朝廷始無所守蕩然得以肆其情耶

嘗觀明皇開元之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為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為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夫以蘇廷碩李元紘卒為宰相雖使當時擢自衆人以管機政未為過也又況一自工部而拜中書一自侍郎而拜尚書非躐等也然必問大臣許而後授之不許則不敢也蓋

其法度人臣惓惓在於資格而不敢忽也及其慼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即政之初其資格雖毫氂必計而其終也雖尊卑疏戚顛倒易置而有所不恤豈非資格盡廢彼固得以肆其情而無所礙耶本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最細也若未害治也而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夫亦審諸此而已耳

用人以資則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士或拘格而遲田馬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官不過執戟是也

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資格

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既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夫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不敢為而奔走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

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其勢既應之則在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欲無窮置而不問則怫然有所不平於其心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務合於天下之公議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昔者嘗讀西漢百官表見武帝之用人廢置予奪何其雜然出於不然必然之不可測也張歐為中廷九年而遷而王溫舒之遷五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

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是則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西漢宰相之缺則取之三公三公之缺則取之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寛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夫何取諸濟南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夫何取諸河東之番係是則武帝之用人有不可

以次第度彼武帝以為吾之爵禄而使天下得以意度而情窺之則吾爵禄之權將折而歸於下是故示之以為天下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受之而為之之力終莫能以歆羡邀持於其間此固帝之所為雄材大畧也則天下之人何其可以馴致而必得也定日月以為遷就之期益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循資格以為進擢之階益將以杜僥倖者之路也此二者則甚公矣然愚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禄而

朝廷又自開其取必之門也

漢宣帝之役用人材其規矩法度凜然有武帝之餘風九卿之秩視郡守則九卿崇矣而當時乃有自少府而為馮翊者郡守之職視三公則郡守卑矣而當時乃有自潁川而入為宰相者朱邑之治行第一視黄霸無愧也而其官則止於大司農王成之僞自增加視趙葢韓楊有餘罪也而其爵則至於關内侯

逆耳之言不可不聽

聽諫

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自非忘軀徇國奮不顧私者誰肯抗天之尊觸雷霆之威以自取戮辱也哉故自昔人臣類皆覘主意之所在奉迎投合惟恐其或後以失為得以非為是者人人然也昔梅福言於成帝曰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羣臣皆承順上旨莫有執正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魏明帝時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或

謂帝曰睥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舉所向之意而問之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然後不復敢在羣下默視而疾趨如此至於犯顔而諫苦口而諍豈人臣之所樂哉非其所樂而奮然為之是必有夫不顧私者而奪之也而人主於此顧方痛抑而深沮忍之未足而繼之以斥斥之未足而繼之以誅士亦何望而不為諂諛佞媚以自取疎外也哉且漢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當時言聽計從無以齟齬宜不復有阿容而不

盡已意者然詔羣臣擇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太尉長安侯盧綰功多可立光武大會羣下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興可附會投合卒無一人異辭彼二君好賢樂諫如此之切而當時猶有承意順志逢迎阿附之風況夫斥之誅之而使之不敢言耶故愚以為朝廷之上幸而有方正之人節義敢言之士人主正當鑒自古人臣希合之弊而為優容獎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氣就使其言時有不

中於理猶當和顔開納以屈於天下之公論人心之所同是者惡可以却而不聽也哉

為治不可以圖美名

人主之有為於天下者不可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勢也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勢則其施設措置必有齟齬而不順其所為者矣是故蘇威作五教以齊民其意以為有虞之治順其勢而民以大譴太宗欲襲封刺史亦庶幾於三代之所為然而功臣

不樂名則美矣而勢有所不順也後周以來至於南北之際而不免於亂亡房琯效車戰於陳濤之役而卒以取敗名亦美矣而勢有所不順也勢之所在上古之禮樂不用於後世商周之質文不襲於虞夏其初非聖人制之耶而後之聖人革之不以為嫌夫亦順其勢而已矣周公之井田歷三代而後備至良法也而齊侯變之為內政內政之兵非不彊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葺而為府兵太宗亦豈不能復古哉自桓公不能從井

田之制太宗不能從內政之法夫亦順其勢而巳矣不順其勢而徒誘於其美名是猶以鄉飲酒之禮而理亂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圍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為治於名有所不敢誘於勢有所不敢違按今之法而為之地雖若近於循常襲淺終不屑於愛古之美名而自貽今日之實患葢其所以深思熟計而權事理之輕重者胷中素見巳定矣逆時乖數之事終有所不為也昔者嘗疑漢文帝之不興禮樂宣帝之不用周政以

為二君者不能為經久之慮以還三代之治於漢及考文帝之時而後知其勢之所在惟在於清凈玄默以與斯民息肩於瘡痍凋瘵之際則禮樂制度誠有所未可興也考宣帝之時而後知其勢之所在惟在於剛明果斷以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氣是以雖美名亦有所不可用也二君之所為可謂得當時之宜而不為古人之誘矣

去夫積弊當以其漸

人常言亟解紛者益其紛縱理御者固其御過河之奔者必慫其奔息人之怒者必飽其怒去天下之弊亦若是而已矣陰解其亂而徐去其弊則悠然日趨於平安而不自知奮然而擊去之而求以稱快乎吾意則其害始大横流潰決而有不可收拾者矣雖然是特一時之害耳至於積弊之所在其成也非一日其積也非一世源深流長有不可以旦夕過者是又惡可以不勝其忿而奮然為是僥倖速成之計耶周自平王東遷王室既

王矣桓王憤諸侯之不朝一旦連三國之兵而伐鄭以自取中肩之辱而益成諸侯之强則實一鋭不忍為之也魯之政在於三家久矣昭公不能去之以漸不忍一朝之忿而求逞夫私欲而禍卒以自及盖魯之所以失無以異於周也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以君位之尊居屯難之世威權不行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漸正之則吉驟正之則凶聖人垂戒之意深矣故夫人君將去天下之積弊要當以周魯之事為

鑒以易之辭為法

昔者漢七國之治非可以旦夕而裁削之也鼂錯不忍數年舒服浮躁躑躅亟下削地之詔遂激其反唐藩鎮之悍非可以旦夕而翦鋤之也德宗不能為歲月之遠慮不勝其忿鋭於遣三將而一伐遽起涇原之變在易需之九五曰需于酒食貞吉乾工坎下是乾之剛健遇險而未能進故需須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于險難故曰需于酒食宴樂雍容之象也言人君處險難之

際正宜寬以待之不當以驚憂自沮唐文宗當積弊之後每朝羣臣則泣下沾襟䰟飛氣索此不知酒食之義也

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誶語之俗猶存

八面鋒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八面鋒卷七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杜文海

八面鋒卷七

宋　陳傅良　撰

不可以疑心聽人言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之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别彚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鈎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此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内疑未

解外觀必蔽豈特物而已哉惟人之聽言亦然執桀跖之響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而譽申韓則人孰信其譽以鄉原而毁伯夷之廉以里婦而毁西子之美則人孰信其毁何者彼其所言之人吾固以惑心聽之也宋昭公去群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争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以為已疑之也樓緩從秦至趙而請與秦地緩之言雖當而趙固至計無自而入矣由是觀之則凡言有出於公而涉於私者固人主之所疑而君子之所無以

自明也昔者西漢之世儒術之不振任子之不減外戚之不抑是三者之弊其是非可否瞭然而甚易知也然趙綰王臧言儒術而竇太后不從者趙綰王臧則身為儒者也王吉請削任子令而宣帝不從者王吉則以明經進也劉向排外戚而成帝不從者劉向則宗室之老也三君子之言不見用豈非漢之人主皆以疑心待之乎公父文伯之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者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

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斯人也必多曠於禮孔子曰知禮矣夫母賢母也孔子聖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雖然是言也母言之則為賢母使妻言之是必不免於妬婦矣三君子之言所謂以妻言之者也漢之人主之疑所謂以妻疑之也雖然君子之事君也惟用其情而已執論以逃嫌隱辭以遠謗皆不情也不情以釣

其名而謂君子為之乎是故出於公雖不免於私君子亦力言之

民心難以小恵刼之

嘗觀孟子之言至於鄒與魯鬨有司死焉而民莫之救孟子以為凶年不發倉廩以賑之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恵王移粟於民而孟子又以為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弗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恤之恵王猶無取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誠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及其本者亦

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先王之政
責梁之及民則末矣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
機其所以愛天下者無窮而見於恤天下者則特其有
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
常以是信其窮之乜而懐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
其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於此夫其形見在於一日而
天下之吾戴者則非其形見之日也
魯侯弗奪於衣食而必以分人曹劌曰小恵未徧民弗

從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夫衣食之利私也而魯侯子產割以與之豈不為美哉而曹劌孟子不之信何也其大者不立則小者吾固知其不足以動人也

人主當固結人心

昔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德宗在奉天帝遣人諜賊寒而請袴求不能得憫然而遣之士亦竟為之用夫二君於艱難之中而

用人不能以實惠及之而徒空言悅之人亦不得其實惠而感悅其空言此其故何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己敵而不以為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接之則訑然以為已榮葢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為能動人彼其軍旅之賤而得拊勞之勤固已不啻純綿之温而奔走之卒領吾君憫黙之意亦已踰於吾袴之賜人主之於天下又焉用汲汲於財而後可以用為哉艱難多事之時一言足以感動人心而固結之况天下

無事之際苟能愛養存恤撫之以德發之以政輔之以仁則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何也故其國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攻則人心之固結而已

物以順至當以逆觀

聽言　畏賢　察佞

物之以順至者必當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斂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

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游畋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甘而不見其毒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益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為於天下盍不可以不知此夫小人之得君也將欲移其權柄而迷其耳目則有聲色貨利以啗之甘言巽語以順之射獵歌舞以娛之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俟其所歸有可愛也則徇之以為歡有可懼也則寢之以為安其意凡

此者皆所以眷其君而蠱其心術也而人君不能以逆觀之而樂其順矣泰於其說而穽於其術中而莫之辯夫是以姦欺之患生不幾於危亡則不悔若夫忠臣義士則不然識高而見殊慮遠而憂大射獵歌舞之娛則禁而抑之聲色貨利之欲則諫而止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之所願為者則顧從而強之其說雖逆其理實順人君有能以順而觀今之逆以逆而觀前之順則天下可以常治而無亂矣昔者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

申侯伯與吾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唐明皇謂左右曰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夫共王之所謂吾終無得明皇之所謂我不安寢其能以逆而觀順者歟

襄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人臣進忠於其君必因其所明而後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其蔽者其闇也其通者其明也因其明處而告求信則易矣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其溫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右之人有行之者左師觸龍之於趙子房之於漢是也高

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趙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旣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使之富貴長久

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白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二子之言其知坎之六四歟

救弊毋為目前之計

人有居於河瀕者一旦水至徬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四塞之有家人失火者倉皇卒迫乃舉其所有之金帛器皿投之烈焰而㦤之然是人也能解目前

焚溺之患而退有失所焚溺之憂前患方去而後患繼生則以其所一時苟且不思而為目前之計故也弊之在天下固不可以不救也然吾觀自古君臣之救弊往往舊弊未除新弊復作者無乃蹈於焚溺之失乎趙廣漢之治穎川也惡其俗之朋設缿筩以招訐訟行誂譎以起怨讎務使其民為不朋而已不知朋黨之禍去而告訐之禍復生也唐明皇之討安史也知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於是倚功於節度結援於回紇之禍復作也

汲汲於救一時之弊而不為安全經久之計禍患之相仍吾亦不知其所終矣雍絫回紇下有闕文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也仰觀乎天夏澇而秋旱俯察乎地丘夷而淵實在天地猶不能兩全其所不可全之利而況於人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故欲生而毋望乎義欲義而毋愛其生二者不可以兼全也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故欲富則不必言仁欲仁則不必言

富兩者不能以俱大也事之不能以兩全類皆如此昔者嘗怪宋襄公泓之戰而欲不重傷子魚曰君未知戰今之勍者皆吾敵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惡重傷則如勿傷夫既欲殺敵又欲不重傷是襄公欲全其不可全也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願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民也民苟利矣遷也夫既欲利民又欲利君是邾人欲全其所不可全也是以賢君之有為於天下將

以便民則不敢求以便已將以裕民則不敢求以裕國以已與國固可後也勢有所不能全也哺一雀而十蟲損愛一牛而一羊死既欲便民又欲便已既欲裕民又欲裕國雖聖人有不能矣

鄧攸舍已之子而負弟之子以趨葢弟之子欲全則已之子不可不舍也屈突通攻王世充而不顧二子之死葢已欲徇其公則不可復顧其私也燕昭王愛樂毅而斬其淫者令其心則小有所不足愛也唐明皇謂已雖

瘠天下必肥利於民則已有所不求便也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常平

方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立常平法糴三輔近郡粟以給京師歲省關東漕六十三萬人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當時民皆便之壽昌至爵為通侯而蕭望之乃非之元帝時在位諸儒又非之併與鹽鐵頗罷以為毋與民爭利元帝亦聽

用其說終漢之世不行一常平也壽昌旣以便民而望之諸儒乃以為與民爭利愚於此未嘗不竊疑之及為之反復其故而參之以當世之變然後始知望之諸儒之議未為迂闊而不切事功者葢君子之於天下法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事固有利在一時而害在萬世者彼常平之法大抵利於豐稔而不便於荒歉之歲而神爵五鳳間穀石五錢縣官常增價而糴之豈不便於民及元帝即位穀石乃至三百餘豊凶之不常如此

而官吏奉行所謂增價損價安保其必如壽昌乎禹貢之法在禹行之則善其後也莫不善於貢矣盖禹雖立為九等然有所謂錯出者故能無害後世執之以為常不復知所除則其病民為始甚令使縣官與民為市儻非賢官吏大率皆知責其所入之多所給之直未暇問也就使增價而糴亦有其名耳給直不時使民訴而得之往往費一而得二所增何補望之之說曰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望之

之非壽昌不在是也曰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非足任愚獨謂此語最爲得之側聞國朝熙寧中司馬温公論青苗之弊因曰太宗皇帝平河東立和糴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望之之意得無與温公類乎

致治非難保治爲難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憂已

安之可憂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為士者相與講治安之術而為學為公卿大夫者相與進治安之術而為忠為人主者則又日夜求治安之策而為政上之所以焦心勞思下之所以進計獻議無非治安之是圖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憂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憂始生士不知講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進治安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從於逸樂中外相忘於閒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

知所以固其安天下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愚不暇遠引旁取姑取春秋齊桓公之事以言之齊侯自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至僖九年會于葵丘衣裳之會凡十有一也自僖八年洮之會至十六年會于淮兵車之會凡四也齊侯圖伯之心亦勤矣然方名陵之師未舉也貫澤之會齊侯不以伯主之尊而與江黄之微者盟其汲汲於伯功之成何如也及其名陵之師既舉而齊侯向日之心始荒矣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

伐黄人被兵守城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意驕於葵丘之盟禮失於陽穀之會狄入王畿而不能伐大夫救徐而諸侯不行是以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敢於病杞而不忌聖人謹而書之以誌其侈心之動而伯業之始衰也故嘗以謂齊之伯成於召陵而亦敗於召陵使桓公返自召陵之後而不忘前日貫澤之會則夷狄之畏服而中國之尊安寧有既乎以桓公之事而論今日之事愚是以知未治未安之

不足憂已治已安之為可憂也

八面鋒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八面鋒卷八

宋　陳傅良　撰

用重刑者懼人之玩

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始不惑之也共工之庸違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帝曰不可而四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四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庸違而縱之不若未知之猶憚也責之無

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莫以厲天下者蓋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矣天下之人不可輕以刑示之也彼其未見吾刑之初惟聞有所謂刑之名而未見其為刑之實故其心常凜然行乎不可測知之中及其既以刑而示之則向之所聞令其身履之矣彼將以為是亦無所可畏也於是乎玩心始生堯之不輕於用刑其亦懼人之見吾刑而有玩心乎蓋至於舜一旦取四凶而誅之刑雖不為

過殺雖不為慘而天下之人始見刑矣夫民日之所聞至於是一日而見則已久矣雖殺猶將玩之况未至於殺乎其刑止於如此其罰止於如此吾既見之矣是不足多畏也故舜之後為商周商周之後為秦秦之後為漢刑罰愈嚴殺戮愈衆而民愈不知畏者其見之非一日也嗚呼嬰兒之在繦褓也一呵一叱而知懼其久也鞭朴日加焉而恬然懼心不生彼固知其止於如此也三代之後吾嘗有愛於漢文帝之治吳王不朝賜之几

杖張武受賂賞以金錢深有得於堯不輕用刑之意夫不朝而賜之受賂而賞之宜若畏懦委靡而不足與有為矣而文帝之意則以為二人之罪固可罰也而吾之威不可輕以示人也不輕於示人而使之常不見吾所以為刑之實則天下之人未知吾君之刑何如而玩心不萌矣寛其刑於一人而去其玩於千萬人若文帝之術正堯之遺意也嗟夫淵壑之深望之黯然而不知其淺與深有一人焉探而涉之則必有一人焉從而繼之

何也以其深淺之既知也不知則不敢繼矣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飴一也而或以養老或以黏壯善惡唯其所用也宋人不龜手而洴澼絖吳人得其方而裂地封侯不龜手之藥一也而或以封侯或以洴澼絖小大唯其所用也法之在天下亦然常平之法古人用之便民後世則以是而取利薦舉之法古人以是而進善後世則以是

而招權豈惟二者而已哉凡今之法亦莫不然曰銓選也堂除也法之見於吏者然也曰鄉兵也差役也法之見於民者然也學校貢舉之法見於士屯營府衛之法見於兵是數者法之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小孰為大此惟人所用爾用之美則美用之惡則惡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譬之雨露之在天梧桐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譬之財貨之在人賢者用之則養其身小人用之以喪其生豈有美惡大小之辯哉顧人

不能無美惡小大之異耳昔蘇文忠公通守錢塘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嗚呼以不便民之法而善用之者猶足以安民况於法之果便者乎

夫子以詩禮為過庭之訓而或者用之以發冢詩禮豈發冢之資乎焦延壽專精於易而京房得之以殺身易豈殺身之具乎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為善用之燎原則為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以溉田則善

用之以灌城則為惡然曷嘗有二水哉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堯舜之遜遜也子噲之遜亦遜也夷齊之廉廉也仲子之廉亦廉也湯武之仁義仁義也而徐偃王宋襄公之仁義亦仁義也然堯舜之遜夷齊之廉湯武之仁義當時行之則見其利後世行之則大其美至於子噲之遜仲子之廉偃王宋襄公之仁義當時無所利後世亦無所美世豈固以成敗論人物耶是不然堯舜湯武之君夷

齊之臣其心純於為道子嚕仲子偃王襄公之徒其心純於為名為道則率性而安行至誠而不息為名則非出於其性非本於其誠勉强矯激苟可以得名而已是其行事雖同其用心則異矣故夫君子之論人要當觀其心術不當即其行事王衍之不言利與孟軻同桑弘羊之言利與劉晏同弘羊之均輸即太公九府之遺意

才與法合不患其容

賢良 進士 銓選

引繩以正直曲欲去繩者必其不直也持鑑以照妍醜欲棄鑑者必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必其不賢也何者直與繩合則不知有繩妍與鑑合則不知有鑑才與法合則亦不知有法愈密矣則使愈見其寛愈難矣則使愈見其易今世賢良之選欲試以竒篇奥帙而議者每懼賢良之沮格進士之舉欲試以經術詞章而議者每病進士之難兼吏部之銓量欲試以身言書判而議者每慮選舉之苛碎此愚所未喻也魯之儒者

舉國哀公下令而儒服者一人切意其下令之初魯國皆懼而一人之真儒固自若也齊之吹竽三百人齊君好别吹之而東郭逌去切意其别吹之初東郭自懼而其餘之能吹者固自若也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當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四凶之姦天下之大惡

也舜不以四凶之惡而不舉元凱者以四凶為適然也管蔡之罪天下之大變也周公不以管蔡之變而不封懿親者以管蔡為適然也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絶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昔者嘗怪西漢七國之變

而擯斥同姓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惟得衣食租税不為士民所尊則是以七國之適然而廢親親之常然也光武以新室之禍而不假宰相以權以吏事責三公而以司隸校尉督察之則是以新室之適然而廢公卿之常然也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則是以二儒之適然而廢用儒之常然也葢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為耕田之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

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廢此哉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用兵　作文

論天下之事出於法度之外者有三一曰氣二曰意三曰心祖龍之師併六强國項羽之兵破五諸侯者氣也和緩之醫不論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者意也郢人之斤運若成風梓慶之鐻見猶鬼神者心也

善念無力則為惡勝

楚之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曾隱公矢魚于棠臧僖伯諫之不從及其卒也則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夫共王既覺管蘇之道義是固知其為賢者矣而反不安之何也隱公既以厚葬報僖伯是固知其忠諫矣而反不從之何也盍人君當使氣聽命於心不當使心聽命於氣氣聽命於心則心有所為氣不得而遏之心聽命於氣則氣有所向心亦不得而禁之

人君豈不樂安存而惡危亡好理義而恥過失惟其一心之力不能以御氣之悍故心知其為善矣而制於氣而不能行心見其為賢矣而制於氣而不得用嗟夫此漢武帝唐明皇之所以不克其終也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是言也實出於武帝之口則帝非不知刑之所不當用也而罔密文峻窮治刻骨愚以為此非武帝之心武帝之氣使然也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是言也實出於明皇之口則帝非不知休

之為賢也而不終歲而逐之至於知林甫之妬賢疾能則相之終其身愚以為此非明皇之心明皇之氣使然也心勝氣則心為主氣勝心則氣為主此二君之天資卓絶豈有明知其不善而犯之葢其善念無力而惡念為之日勝故其心有不能以自立也然則如之何曰大人君子茍能於此進格心之説使之以志御氣以禮制欲以道勝情涵養既久鍜鍊既熟則尊所聞行所知庶幾可以次舉矣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昔者嘗觀漢文帝即位之初朝而問宰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也以問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稱善勃竟慚而免相愚讀史至此切知文帝之用人未嘗不謹於能否之辨及觀張釋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文帝欲拜嗇夫

為上林令以釋之一言而遽止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與周勃之不能對一也虎圈嗇夫之能對與陳平之能對亦一也今也周勃以不能對而見罷而上林尉無所責陳平以能對而見稱而嗇夫無所賞豈文帝至此而惧耶盎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夫人主之有為於天下其紀綱不可不存也紀綱之所繫雖一階一級之若可輕奇材異能之若可喜吾不以其所輕者而畀其可喜以其所輕而畀其所喜其始雖若未甚害至於考

其所終稽其所弊則下者爭圖其上言者競出於其位而紀綱之始大壞也彼決獄錢穀之數一相知之一相不知之則去一而取一誠未害也若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而嗇夫越職而對文帝亦越而遷之則凡有材者思奮其材辯者思逞其辯卑者欲踰尊疏者欲踰戚所謂圖上出位之風始不可遏矣故吾寧屈天下之材而不敢不存國家之紀綱元成以來雖無足道然猶能世守漢之家法方元帝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為御史

大夫朱雲之忠誠可以大用也然一守丞之微非可以薦御史大夫者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大綱小紀之所在必於此而壞矣匡衡所謂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可以重國家而尊社稷其知紀綱之說歟其得釋之之遺意歟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天下之患每大於不量其學力之所至而妄施之夫使之皆得量其力之所至而無過於其望則疑忌怠惰而

無志孰知夫天下之事其為之褰淺而無成致之疎魯而多敗者其悲又自夫不量力者來歟管仲之相齊固知力之可以周旋於齊也過此者吾力之所不及也彼其縱聲色逸子女世皆識之而不知非仲力之所多也子產之相鄭也固知吾力可以從容於鄭也過此者吾之所不能辦也彼其鑄刑書不能定遷世皆識之而不知非產力之所及也夫使去聲色撤子女而又能不以邪而間賢與不為刑辟能定遷而又能措國於無事夫

豈不善則亦先王之政也二子其難之獨何歟夫固曰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學不足以充之而强揠之以就事吁其危哉古之君子其以志而加諸事以身而任諸人所以為而成動而功而無曠敗不滿之處者惟其度吾力之所至而計其後之所成而後為之則為之時與成之日皆可以遂逆知其所為而無後悔

無李廣之才則省文書擊刁斗莫若為程不識無孔門高弟之才則學詩學禮莫若為伯魚烏獲之力弛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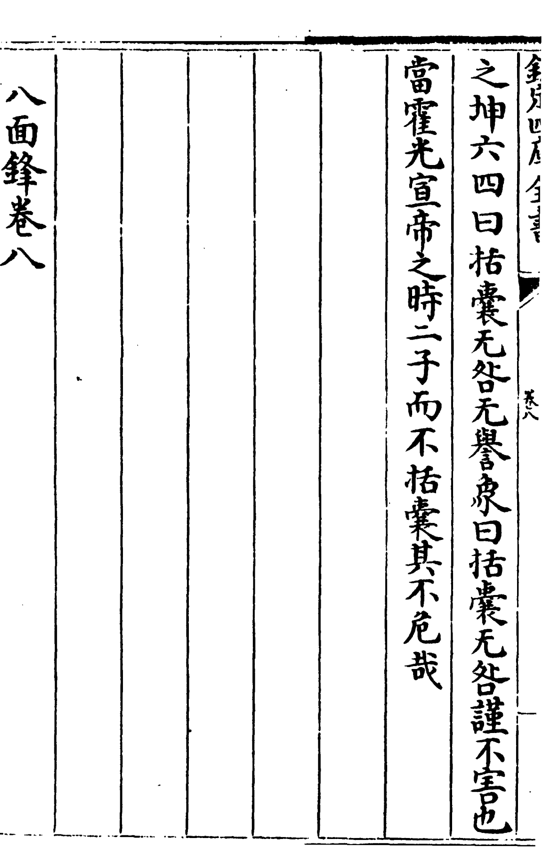
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則死矣

不可為而為之則凶

量力　緘默　苟且　畏名　遠嫌

人皆曰士君子立人之朝有犯無隱緘其謀而不泄遯其才而不耀避世者之為也而謂人臣可以為乎哉嗟夫人臣固不可以為此也然而事固有不可得而為者冒而為之則亦自禍而已故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

為而為可為而不為者次也昔霍將軍用事田千秋為丞相事事决於光光為言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為宣帝時親萬幾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幕府長史有譏其不進士者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之進耶且千秋豈不知事者安世亦豈不樂汲進賢之美譽也哉蓋分霍光之權以逞其才者爭之端而嫌隙之所以開犯宣帝之所忌吾見其身之殆而無益於國也在易



之坤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

當霍光宣帝之時二子而不括囊其不危哉

八面鋒卷八

八面鋒卷九

宋　陳傅良　撰

剛强生於柔弱之餘

易至於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六二其才則柔其德則中其性則順其居則正宜若偷懦畏遜而不足與有為矣然其動也內直而不撓外方而不詖而足以立天下之大功是果何

為而然耶葢天下之理强不立於强而立於弱勇不成於勇而成於怯大風起於木炎炎之火不生於陽而生於隂彼六二之體以中而養柔以正而養順其養如此其發固如此所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而中者也是故真忠立於舒徐至忍生於卑遜赫然發憤躬戎服而御鞍馬者見於清淨玄黙之主絳衣大冠見大敵而勇者亦謹厚柔順者為之嗚呼孰謂夫斂形不張而退然如怯者非大勇之所在乎豈惟人君之養勇者如此惟臣

亦然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口所貴者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人生不私其家死不屬其子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卒為帝者師叚文蔚俛首拱手言氣卑弱笏擊朱泚英烈與秋霜爭嚴故夫天下之人不可以形窺也自今觀文帝光武之君趙文子張子房叚文蔚諸臣必謂其委靡怯懦不足與集事而大功業一旦勃然而為之人果可以形窺哉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越訊　勸農

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亦無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意恊情通則無乖阻意協則無鬬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甞至於民之門而鞭朴笞箠亦未甞切於民之肌膚閒則出入阡陌勞來勸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而其色温然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

吏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
甚勞而不辭及無事之時則又為補葺其宮室以庶幾
其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昔嘗讀詩而至於七月之篇
則見其吏民之情相愛相親愷悌慈祥無纖毫齟齬扞
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
亦可見矣以為未也又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
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

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黄貉以為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葢其不敢愛其身而愛其吏者如此當是時為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為民者勤朴謹厚得以安其生雖有很戾無親之人咸有所慕悦而不肯疾視其上葢自秦商君設法以禁乎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平居吏之視民惴惴如視其仇讎民亦得間以肆其忿以毒吏葢至於秦始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

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騖慘毒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剚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益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公私兩便則為良法

常平　褚鏊

法之在天下惟公私兩便者良法也便於公而不便於私非法也便於私而不便於公亦非法也桑弘羊固嘗行均輸之法矣然於公則便之於私則未便也故七福

求退賈誼所以言其非切覩今日之法糴於民而用夫所謂楮幣者此亦一利也然愚不知止以利官歟以利民歟止以利官恐非朝廷所忍為也利民則未見利於民何也所用之於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

治世之災皆為祥瑞

災異　凶荒　水旱

先儒嘗論魯桓公三年之有年宣公十六年之大有年以為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者是仲尼於它公皆削之而二公存而不削者以其獲罪於天宜得水旱災凶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而特存耳由是推之則凡宜災而祥者災亦祥也宜吉而凶者凶亦吉也商季之大雀秦之大稔後趙之蒼麟前史特書之者皆所以紀異也堯之水湯之旱大戊之桑穀成王之雷電以風詩

書備載之者亦所以紀瑞也葢趣亡之國君臣上下相從於昏而嘉祥美瑞方間見而迭出是天時益荒其志而奪其魄也不祥莫大焉至於治安之世中外寧而事簡上下安而心逸時有以警懼之則君臣之間益脩其德益隆其治而天下以安夫是以維持永保於無窮斯其為祥也大矣

用人不可倉卒責成

任相　邊將　縣令　計臣

司馬温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鹽米之末責其旦夕之效也蘇文忠公曰吏人與民猶工人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

長遠之計則其所設施一切出於茍簡至哉斯言夫世之君子茍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久之計則其效不可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必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甚可惜也夫事之有所建立其始固有不快人意而為其所沮必至於待久而後見其效者趙充國上屯田便宜策公議是其計者十之三而宣帝從之留屯三年則先零罕幵之屬不戰而自斃左雄立限年舉法胡廣之徒相繼

上書駁其議幸而順帝右之雄在尚書三十餘年天下不敢妄選號為得人事之持久而後見效類皆如此必若當時見沮於議者之口其亦何能有所成哉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鄉兵　市糴　保伍　常平

天下之法本欲便民而反以害民者夫豈一端而已哉鄉兵之法本為民之防而其弊也操戈帶甲羣譟聚鬬横行於里閭市糴之法本為民之利而其弊也配户督

限廹蹙平民有甚於租賦保伍之法所以聯比吾民隄防盜賊而其弊也差役不均執役之家至於破産天下之法本無弊也行之非其道則弊由是而生嗚呼其可坐視而不救歟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限田　考課　任子　外任　貢舉

豪右兼并之害久矣孔光奏請諸侯皆得名田毋過三十頃而當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之於是遂

寢不行是則名田之法雖良而沮矣毀譽取人之弊久矣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令百官各試其功而當時石顯五鹿充宗專權皆不便之於是遂出房為郡守則是考課之法雖良而沮矣進士明經之弊久矣楊綰奏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三十條對策五道而當時議者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皆不便之於是事寢不行則是貢舉之法雖良而沮矣

良法不得其人則弊

取人　理財　賑濟　差役

木之生蟲實蠹之水之濁土實渾之法之弊人實壞之賢良取人未嘗有弊也自唐散騎以李郃登科而其法始弊矣孝廉取人未始有弊也自漢廣陵以徐淑應選而其法始弊矣詞賦取人未始有弊也自崔鄲私一杜牧寘異等而其法始弊矣銓選取人未始有弊也自苗晉卿私一張奭為第一而其法始弊矣昔桑弘羊為均輸平準之法末年海内虛耗戶口減半未幾悉罷其所

為以從民欲而劉晏用此乃能操天下贏貲而民不困而張滂皇甫鎛用之益不能給未幾李巽特循晏法乃能增羨三年之後加於晏者百八十萬夫均輸平準之法是太公九府圜法之遺意也然以弘羊用之則耗以晏用之則贏以滂鎛用之則不給以李巽用之則增行信乎法之在天下得其人則法以人而良不得其人則法以人而弊也

善興利者惟去其害

議法　生財　取士　選法

治天下有道毋為天下立法毋為百姓興利一法立一弊起一利興一害隨然則如何曰毋立法弊則革之毋興利害則除之塵去而鑑自明鑛盡而金自見弊革而法自立害除而利自興封建之法非不善也而秦更之以郡縣唐易之以藩鎮郡縣藩鎮果能無弊乎井田之政非不美也而秦更之以阡陌唐又變之以府兵阡陌府兵果能無弊乎常平義倉足以賑民矣而或為均輸

或為青苗均輸青苗果勝於常平義倉乎經術詞章足以取士矣而或議三舍或具八法三舍八法果勝於經術詞賦乎法已更而弊自若利已興而害自如故夫法之在天下惟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害則雖因今之法而有餘於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東坡曰漢取天下於秦因秦之法而不害於漢唐取天下於隋因隋之法而不害於唐故李文靖公沆嘗言居重位無補萬分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惟此少

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一事所
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

八面鋒卷九